

反叙实动词宾语真假的语法条件及其概念动因

李新良

摘要: 本文讨论汉语反叙实动词的句法语义特点, 特别是“假装”类动词跟其他反叙实动词不同的语义表现: 其宾语在有些情况下是假的(如: 假装害怕 \Rightarrow 不害怕), 但在有些情况下却是真的(如: 假装摔倒 \Rightarrow 摔倒了)。文章指出, “假装”类动词的宾语的真假, 跟宾语的情状类型直接相关: 当宾语的情状类型为动作时, 该宾语为真; 当宾语的情状类型为状态时, 该宾语为假。文章还基于“假装”的概念结构, 从社会符号学的角度, 对这种相关性进行了解释: “假装”类动词的宾语既可以表示主体故意发出的假动作(真的发生了, 用动作类动词表达, 如“摔倒”), 也可以表示主体通过假动作而制造的假象(虚假的表象, 用状态类动词表达, 如“害怕”)。说话人对假装行为的动作(能指)和假象(常规所指)进行有选择、有侧重的语言编码, 造成了“假装”类动词宾语的或真或假, 以及相应动词在情状类型上的差别。

关键词: (“假装”类)反叙实动词; 宾语真假; 情状类型; 概念结构; 行为符号; 语言编码

0. 引言: 什么是反叙实动词?

Kiparsky & Kiparsky (1970) 最先从叙实性的角度给英语谓词进行分类, 他们认为, 英语的谓词有叙实(factive)谓词和非叙实(non-factive)谓词的分别。例如:

- (1) a. I **regret** that it is raining. (我很遗憾天正在下雨)
b. I **suppose** that it is raining. (我假设天正在下雨)

例(1a)中的**regre**预设其宾语小句it is raining是个真命题(陈述了一个事实), 因此它是叙实动词(factive verb); 而例(1b)中的**suppose**并不预设其宾语小句it is raining是个真命题, 因此它是非叙实动词(non-factive verb)。

Leech (1987:427-52)依据谓词对从属述谓结构(subordinate predication)所规定的性质(叙实性、非叙实性、反叙实性), 把谓词分为叙实(factive)谓词、非叙实(non-factive)谓词和反叙实(counter-factive)谓词三类。例如:

- (2) a. Marian **realized** that her sister was a witch. (玛丽安意识到她姐姐是个巫婆)
b. Marian **suspected** that her sister was a witch. (玛丽安怀疑她姐姐是个巫婆)
c. Marian **pretended** that her sister was a witch. (玛丽安佯称她姐姐是个巫婆)

例(2a)中的**realize**能确保其后从属述谓结构her sister was a witch的真实性, 因而是叙实谓词; 例(2b)中的**suspect**不能确保其后从属述谓结构her sister was a witch的真实性, 因而是非叙实谓词; 例(2c)中的**suspect**之后的从属述谓结构her sister was a witch一定是个假命题, 而其否命题则是真命题, 所以**pretend**是一个反叙实谓词。

沈家煊(1999: 140)指出, 汉语的“装作”“梦想”“幻想”等意味着相关的命题不符合事实, 有人把它们称为“逆叙实词”(counter factives)。袁毓林(2014)把肯定式预设宾语所表示的命题不是一个事实的动词称为逆叙实词(counter factives)。

从 Leech (1987:427-52)提到的反叙实(counter-factive)谓词、沈家煊(1999: 140)和袁毓林(2014)涉及的逆叙实词(counter factives), 我们可以得到反叙实动词的一般特征: 反叙实动词预设其宾语小句是一个假命题, 也即不是一个事实。

表面上来看, 问题似乎很简单, 因为以往研究对反叙实动词的定义比较清晰, 反叙实动

词的判定也比较容易。然而，事实上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1）除了“预设宾语小句是一个假命题”以外，汉语的叙实动词还有什么样的句法语义特征？（2）汉语反叙实动词的句法语义表现都一样吗？有没有句法语义表现比较特殊的反叙实动词？以往的研究对于这些问题，都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假装”类动词的考察来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我们的思路是，先探索现代汉语里面的反叙实动词所共有的句法语义特征；然后指出“假装”类动词在叙实性上存在的特殊性；接着对这种特殊性进行分析，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最后从理论上深化对反叙实动词的认识。

1. 反叙实动词共同的句法语义特征

根据“预设宾语小句是一个假命题”这样一个语义标准，在孟琮（1999）等工具书的帮助下；我们发现，在现代汉语中至少这样一些反叙实动词：

吹嘘 幻想 假装 梦见 梦想 妄称 污蔑 诬陷 伪装 想象（着） 佯装 装作 以为

这些动词具有作为反叙实动词的共同的句法语义特征，其中某些动词又具有跟其他动词不一样的句法语义表现。

1.1 反叙实动词的反叙实功能

毋庸置疑，现代汉语中的反叙实动词都能预设其宾语小句所陈述的命题是假命题。这一特点会带来三个方面的语法效应：(a) 反叙实动词不允许追补跟它的宾语小句真值相同的后续小句；(b) 反叙实动词允许追补跟它的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c) 反叙实动词不允许追补表明它的宾语小句可真可假的后续小句。下面我们通过语料逐一向大家展示。

首先，反叙实动词不允许追补跟它的宾语小句真值相同的后续小句。例如：

- (3) a. 儿童自己开汽车，他幻想板凳就是汽车。
b. *儿童自己开汽车，他幻想板凳就是汽车；其实板凳就是汽车。
(4) a. 从前，有个穷人，梦见马湖里走出一匹白马。
b. *从前，有个穷人，梦见马湖里走出一匹白马；马湖里真的走出了一匹白马。
(5) a. 敌人污蔑她是嗜血的罗莎。
b. *敌人污蔑她是嗜血的罗莎；其实她也真是嗜血的罗莎。

从(3)-(5)可以看出，如果追补与反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真值相同的后续小句，那么会产生语义矛盾。这说明，反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陈述的命题是假命题，即不是一个事实。

其次，反叙实动词允许追补跟它的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例如：

- (6) a. 儿童自己开汽车，他幻想板凳就是汽车。
b. 儿童自己开汽车，他幻想板凳就是汽车；其实板凳不是汽车。
(7) a. 从前，有个穷人，梦见马湖里走出一匹白马。
b. 从前，有个穷人，梦见马湖里走出一匹白马；马湖里并没有走出一匹白马。
(8) a. 敌人污蔑她是嗜血的罗莎。
b. 敌人污蔑她是嗜血的罗莎；其实她不是嗜血的罗莎。

(6)-(8)表明，如果追补跟反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不会产生语义矛盾。这是因为，反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陈述的命题是假命题，这就意味着其宾语小句的否

定形式是一个真命题。所以，反叙实动词允许追补跟它的宾语小句真值相反的后续小句。

第三，反叙实动词不允许追补表明它的宾语小句可真可假的后续小句。例如：

(9) a. 儿童自己开汽车，他幻想板凳就是汽车。

b. *儿童自己开汽车，他幻想板凳就是汽车；其实板凳是汽车或者不是汽车。

(10) a. 从前，有个穷人，梦见马湖里走出一匹白马。

b. *从前，有个穷人，梦见马湖里走出一匹白马；马湖里走出过白马或者没有。

(11) a. 敌人污蔑她是嗜血的罗莎。

b. *敌人污蔑她是嗜血的罗莎；其实她是嗜血的罗莎或者不是。

(9) - (11) 说明，如果追补表明反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可真可假的后续小句，那么会产生语义矛盾。这是由于，反叙实动词预设其宾语小句为假，确保了其宾语小句真值的确定性。所以，它们不能容忍真假不定的宾语小句，自然地会排斥追补表明反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可真可假的后续小句。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能够看出：反叙实动词预设其宾语小句为假命题，而跟其宾语小句相应的否定形式为真命题。这就相当于其宾语小句从反面陈述了一个事实，因此这类动词被称为“反叙实动词”。正是因为反叙实动词预设其宾语小句为假，所以它允许追补跟其宾语小句意义相反的后续小句，而不允许追补跟其宾语小句意义相同的后续小句；自然地，为了上下文语义的连贯和一致，也不允许追补真假不定的后续小句。

1.2 反叙实动词对否定的排斥

沈家煊（1999：133-141）用“概率情态和语义强度”来分析汉语否定词移位（即否定提升，Negation arise）的规律和受到的限制时，指出现代汉语里面有的动词允许否定移位，有的词语不允许否定移位。例如：

(12) 我认为[我们没有错] ≈ 我不[认为我们有错]

(13) 我觉得[这不丢人] ≈ 我不[觉得这丢人]

(14) 我打算[不考大学] ≈ 我不[打算考大学]

(15) 我主张[你不再上诉] ≈ 我不[主张你再上诉]

(12) - (15) 的动词“认为、觉得、打算、主张”允许否定提升。

通过考察，我们发现动词对否定提升的允准能力跟叙实性存在较为紧密的联系：现代汉语中的反叙实动词都不允许否定提升。例如：

(16) 我幻想[自己的钱包没丢] ≠ 我没[幻想自己的钱包丢了]

(17) 鸿渐梦见[柔嘉没跟自己结婚] ≠ 鸿渐没[梦见柔嘉跟自己结婚]

(18) 他假装[不知道这事] ≠ 他没[假装知道这事]

(16) - (18) 的反叙实动词动词“幻想、梦见、假装”都不允许否定提升。其中的原因在于：反叙实动词预设其宾语小句是一个确定为假的命题，它像一个屏障一样，既阻止否定从宾语小句向上提升，又不允许主句的否定向下渗透。

除了排斥否定提升以外，反叙实动词在肯定形式与否定形式的分布频率是不对称的，具体表现为：反叙实动词以否定形式出现的数量远远少于肯定形式，并且有的肯定式变成否定式以后，句子的合格性会大大地降低。我们对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检索的结果也显示，反叙实动词对否定形式有相当的排斥效应。如下面的表格（一）所示：

	幻想	梦见	梦想	想象	吹嘘	妄称	污蔑	诬陷	假装	装作
--	----	----	----	----	----	----	----	----	----	----

否定形式	没 v	4	34	38	119	2	0	1	1	3	1
	不 v	26	10	57	1034	12	4	2	0	46	21
	总数	30	44	95	1153	14	4	3	1	49	22
肯定形式	958	1459	1061	9433	511	58	414	501	2284	982	
总 数	988	1503	1156	10586	525	62	417	502	2333	1004	
否定占比(%)	3.04	2.93	8.22	10.89	2.67	2.67	0.72	0.2	2.1	2.19	

表格一：反叙实动词以否定形式出现的次数和占比

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中，现代汉语总字数为 3 亿多字。从上面的统计表格可以看出，反叙实动词以否定形式出现的比例不到 ($1455/19076=$) 7.42%。

反叙实动词对否定的排斥还表现在，“幻想、想象、梦想、梦见、吹嘘”等动词带否定形式的宾语小句的出现频率也很低，远远低于带肯定形式的宾语小句；而“污蔑、诬陷、妄称”等反叙实动词，则基本不能带否定形式的宾语小句。

反叙实动词对否定表达的排斥，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否定表达具有一定的非现实性，相关命题只是被说话人弱断定为真；而反叙实动词本身在语义表达上也具有非现实性，因为它预设其宾语所指谓的命题为假，可以衍推其否命题（宾语所指谓的命题的否定形式）为真。于是，当两种非现实性表达的弱断定效应叠加起来的时候，着实给人脑的语言信息加工，特别是对于相关命题的确定性程度的判断，都带来了较大的困难。所以，为了降低编码和解码的难度，同时也为了能够简捷而有效地传递信息，说话人在编码的时候，理应尽量少同时使用这两种非现实性语言表达。

上面这种推测，可以从反叙实动词不太能带双重否定形式的宾语小句上，得到一定的支持。例如：

- (19) a. 我知道他是一个好人。
- b. 我知道他不是一个好人。
- c. 我知道他并非不是一个好人。

- (20) a. 我幻想他是一个好人。
- b. ?我幻想他不是一个好人。
- c. ??我幻想他并非不是一个好人。

(19) 中，叙实动词“知道”既可以带肯定形式的宾语小句，又可以带否定形式（包括双重否定）的宾语小句。而 (20) 中，反叙实动词“幻想”可以带肯定形式的宾语小句；带否定形式的宾语小句时，句子的可接受性就降低了；带双重否定形式的宾语小句时，句子的可接受性更是大大地降低了。试想一下，听话人在理解的时候，不仅要把双重否定形式的宾语小句变为相应的肯定句，解读出一个肯定性命题；还要依据前面的动词的反叙实性，推断出这个肯定性命题为假，而其否性命题才是真的。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这样的编码或解码工作，对人类的智力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否定和反叙实两种非现实效应叠加得越多，给编码和解码带来的难度越大，对人类认知处理的挑战也越多。下面的对比似乎更能说明我们的推测。请对比：

- (21) a. 我不是不知道他是一个好人。
- b. ?我不是不知道他不是一个好人。
- c. ??我不是不知道他并非不是一个好人。

- (22) a. ??我不是没幻想（过）他是一个好人。

- b. ???我不是没幻想（过）他不是一个好人。
c.????我不是没幻想（过）他并非不是一个好人。

(21a)这种叙实动词前有双重否定的句子，在编码和解码的时候已经有了一定的难度；(21b)这种叙实动词前有双重否定、宾语是否定小句的句子，编码和解码的难度增加了，句子的可接受性也随之降低；(21c)这种叙实动词前有双重否定、宾语也是双重否定形式的句子，编码和解码的难度更大了，句子的可接受性也更低了。与之相对，(22a)这种反叙实动词前有双重否定的句子，编码和解码的难度都比较大，句子的可接受性也比较低了；(22b)这种反叙实动词前有双重否定、宾语是否定小句的句子，编码和解码的难度都非常大，句子的可接受性极低；至于(22c)这种反叙实动词前有双重否定、宾语也是双重否定形式的句子，编码和解码的难度更大了，句子的可接受性也更低了。事实上，(22b, c)这种句子几乎没有会说，即使说出来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理解。这种智力魔方似的句子，在真实文本中几乎碰不到。

本节讨论了反叙实动词与否定范畴的同现限制关系。我们发现，反叙实动词对否定范畴具有较强的排斥作用；它们不允许否定提升，很少以否定形式出现，一般也不带否定形式的宾语小句。出现这种现象，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为了减轻人们编码和解码的难度。

1.3 反叙实动词对疑问提升的排斥

陈振宇 (2010: 263-99)，黄正德 1982，沈阳、何元建、顾阳 2001，石定栩 1999、2002 等都指出现代汉语中的有些动词允许疑问提升，而有的动词不允许。例如：

- (23) a. 你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吗？ ≈ b. 这是个好主意吗？
(24) a. 你感觉谁是好人呢？ ≈ b. 谁是好人呢？
(25) a. 你认为这是不是个好主意？ ≈ b. 这是不是个好主意？

从左向右看，母句 (23a) - (25a) 删除“你认为、你觉得”等高层谓语核心及其主语，原来的宾语小句独立成 (23b) - (25b) 这种句子以后，意思基本不变；从右向左看，是非问句 (23b)、特指问句 (24b) 以及正反问句 (25b) 下降为内嵌小句，作“觉得、认为”等非叙实动词的宾语以后，整个句子（母句）的意思跟宾语小句独立成句时基本一样，都还是真性问。这说明，这些非叙实动词允许疑问语气提升。

通过考察，我们发现：动词对疑问提升的允准能力，跟其叙实性存在较为紧密的联系；现代汉语中的反叙实动词，都不允许疑问提升。例如：

- (26) a. 秦始皇到死还在幻想谁会给他长生不老药。
b. *秦始皇到死还在幻想谁会给他长生不老药？
(27) a. 这两个骗子一直在吹嘘谁的纺织技术都没他们高。
b. *这两个骗子一直在吹嘘谁的纺织技术都没他们高？
(28) a. 他假装自己谁都不认识。
b. *他假装自己谁都不认识？

(26a) - (28a) 的宾语小句中的“谁”都不表示疑问，(26b) - (28b) 作为真性问都是无法成立的句子。这说明，反叙实动词不允许疑问提升。原因在于，如果它允许疑问语气提升，那么整个句子（母句）就成为真性问句，就没有确定的真值（可真可假）；这样，就跟反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的真值（确定为假）发生冲突。因此，可以说反叙实动词像一个屏障一样，既阻止疑问语气从宾语小句向上提升，又不允许主句的疑问向下渗透。

我们还发现，反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一般不能是正反问句形式。例如：

(29) *赵辛楣幻想/梦见自己有没有和苏文纨结婚。

(30) *赵辛楣吹嘘/诬蔑方鸿渐会不会和苏文纨结婚。

(31) *赵辛楣假装/装作自己喜欢不喜欢苏文纨。

(29) - (31) 因为宾语小句是正反疑问形式而成立。这说明，反叙实动词排斥正反疑问形式的宾语小句。理由很明显，因为反叙实动词只允准真值确定为假的宾语小句，所以自然不允许带真值不定的宾语小句。

可假，反叙实动词不允许疑问提升的原因仍在于：反叙实动词只允准真值确定为假的宾语小句，而不允许带真值不定的宾语小句（比如，各种疑问句形式）。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知道：反叙实动词预设它的宾语小句表示一个确定为假的命题。由于这一语义特点，会带来一系列的句法语义效应。比如，反叙实动词对真值不同的后续小句的允准能力，反叙实动词对否定的排斥和对疑问提升的排斥。

另外，反叙实动词在宾语小句的话题化操作、宾语小句的指称化、宾语小句的主宾语提取等方面存在共同的语法表现，但限于篇幅我们不再一一展示。

2. “假装”类动词宾语的真假分化及其语法条件

上面我们讨论了反叙实动词由于预设其宾语小句为假，因而带来了一系列特别的句法语义效应。不过，真实文本语料显示，虽然预设其宾语小句为假是各个反叙实动词最突出、也最重要的共同性语义特征，但是“假装、装作、伪装”等反叙实动词的宾语小句有时却可以是真命题。因此，下面将讨论这种动词宾语的真假分化及其语法条件。

2.1 “假装”类动词宾语的真假分化

正如上文所说的，“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有时跟其他反叙实动词一样，表示假命题。例如：

(32) 区寄假装害怕，蜷缩在角落。 \Rightarrow 区寄害怕。

\Rightarrow 区寄不害怕。

(33) 笔者装作颇感兴趣，驻足细看。 \Rightarrow 笔者颇感兴趣。

\Rightarrow 笔者不感兴趣。

从(32)-(33)可以推演出“假装”“装作”的宾语小句为假，而跟宾语小句相应的否定命题为真。这反映它们跟其他反叙实动词一样，预设其宾语小句表示一个假命题。

但是，“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有时却表现出跟其他反叙实动词不一样的真值特征：不表示假命题，而是表示真命题。例如：

(34) 可是刚入秦国境内，张仪就假装从车上摔下来。 \Rightarrow 张仪从马车上摔了下来。

\Rightarrow 张仪没从马车上摔下来。

(35) 他假装着啼哭，显出十分胆小的样子。 \Rightarrow 他啼哭了。

\Rightarrow 他没啼哭。

跟上面的(32)-(33)很不一样，从(34)-(35)可以推演出“假装”的宾语小句为真，而跟宾语小句相应的否定命题为假。可见，(34)-(35)中的“假装”对宾语小句的预设正好跟其他的反叙实动词相反。

这就带来了一个严峻的问题：根据引言部分的定义，能够推演其宾语小句一定为真的动词是叙实动词。例如：

(36) 我知道张仪从马车上摔了下来。 \Rightarrow 张仪从马车上摔了下来。

\Rightarrow 张仪没从马车上摔下来。

(37) 我后悔告诉了他这件事。 ⇒ 我告诉了他这件事。

* ⇒ 我没告诉他这件事。

(36) 和 (37) 中的叙实动词“知道”和“后悔”都预设其宾语小句为真，所以我们可以推出“张仪从马车上摔下来了”、“我告诉他这件事了”是真的，而跟它们相应的否定命题是假的。

讨论到这里，情况一下子显得十分吊诡，我们不禁要问：“假装”类动词有时对宾语小句的预设能力跟叙实动词是一样的，那么它们还是不是反叙实动词？退一步，至少要问：既然“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是可真可假的，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是真的，在什么情况下是假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宾语小句真假两可的现象？

2. 2 “假装”类动词宾语真假分化的语法条件

为了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我们从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中，检索出 1000 个“假装”作谓语核心的句子和 500 个“装作”作谓语核心的例句。我们对这些例句进行句法语义分析，首先根据其宾语小句的语义真值，把它们分为两类：宾语小句一定为真的例句和宾语小句一定为假的例句；然后，通过对分析这两类宾语的情状类型 (situation type)，初步发现了这两类宾语小句真假分化的语法条件。下文略作展开讨论。

我们先来观察“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为真的部分例句：

(38) 他假装着啼哭，显出十分胆小的样子。⇒ 他啼哭了。

(39) 他偷偷溜进化学药品室，见着药瓶，有了想法，假装摔倒。⇒ 他摔倒了。

(40) 只好假装咳嗽，表示为水烟的烟子的呛着了，借以暗示七姑奶奶可以歇手了。⇒ 他咳嗽了。

(41) 它一面装作与这只公驼鸟亲昵，一面斜着眼睛观察海格托尔的表情。⇒ 它与这只公驼鸟亲昵了。

(42) 后来我发现墙根下有个浇花的喷壶，我的主意来了，把喷壶灌满水，装作浇花。
⇒ 我浇花了。

(38) - (42) 中“假装”和“装作”的宾语小句都是真的，而它们相应的否定命题都是假的。值得注意的是，从情状类型上看，这些宾语小句都是表示动作行为的；其中，大多数是由单独一个动作动词来充当“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的（如：“啼哭、摔倒、咳嗽、浇花”）。

我们再来观察“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一定为假的例句：

(43) 孙膑利用魏军轻齐心理，假装怯战，向后退却。⇒ 孙膑不怯战。

(44) 大臣卫瓘假装喝醉，倒在晋武帝的御座面前。⇒ 卫瓘没有喝醉。

(43) - (44) 中“假装”的宾语小句都是假的，而它们相应的否定命题都是真的。值得注意的是，从情状类型上看，这些宾语小句都是表示状态的。

有了上面对“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的情状类型与语义真值的对应关系的考察和讨论，我们现在可以得出结论：

当“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的情状类型是动作时，可以推演该宾语小句为真；而当其宾语小句的情状类型是状态类时，可以推演该宾语小句为假。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表示状态的宾语小句是“状语+中心语”结构；其中的状语表示状态，但其中的中心语表示动作。结果，“假装”类动词对它们的真值的推演，也分别符合上述规律。例如：

(45) a. 齐军假装败退。 ⇒ 齐军不是败退。

b. 齐军假装后退。 ⇒ 齐军后退了。

c. 齐军假装失败。 ⇒ 齐军没失败。

(46) a. 他假装也像我一样专心致志地看电影。 \Rightarrow 他不是专心致志地看电影。

b. 他假装看电影。 \Rightarrow 他看了电影。

c. 他假装也像我一样专心致志。 \Rightarrow 他不是专心致志。

(45a) (46a) 中“假装”类动词的宾语“败退、也像我一样专心致志地看电影”表示状态，其真值为假；把这种复合式宾语分解开来以后，(45b) (46b) 中“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后退、看电影”表示动作，其真值为真；(45c) (46c) 中“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失败、也像我一样专心致志”表示状态，其真值为假。

问题到了这里基本上已经解决，但还不够完满。因为，“假装”类动词的宾语还可以是名词性成分，这种名词性成分所代表的命题也存在真假分别。例如：

(47) 根旺假装笑脸说道…… \Rightarrow 他当时笑了。

* \Rightarrow 他当时没笑。

(48) 他装作走动的样子，轻轻到了窗外，听见里面女人的哭声嗡嗡的，像是电影。

\Rightarrow 他当时走动了。

* \Rightarrow 他当时没走动。

(49) 奥德修斯假装成乞丐，进入王宫。 \Rightarrow 奥德修斯是乞丐。

\Rightarrow 奥德修斯不是乞丐。

(50) 我装作没在意的样子，起身告辞。 \Rightarrow 我当时没在意。

\Rightarrow 我不是没在意。

(47) 和 (48) 中，“假装”类动词的名词性宾语“笑脸”和“走动的样子”所表示（蕴涵）的命题为真；相反，(49) 和 (50) 中，“假装”类动词的名词性宾语“乞丐”和“没在意的样子”所表示（蕴涵）的命题为假。

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当“假装”类动词带名词性宾语的时候，其宾语何时为真何时为假？其真假分化的条件跟动词性宾语有没有一致性？

经过分析，我们看出：如果该名词性成分是表示（蕴涵）动作的，那么它是真的；如果该名词性成分是表示（蕴涵）状态的，那么它是假的。正如上面 (47) - (50) 所展示的那样，可以通过把名词性宾语替换或还原为相应的动词性成分的方式，来显示“假装”类动词的名词性宾语的情状类型。例如：

(51) 假装笑脸 \Rightarrow 假装笑了

(52) 装作走动的样子 \Rightarrow 装作走动

(53) 假装成乞丐 \Rightarrow 假装是乞丐

(54) 装作没在意的样子 \Rightarrow 装作没在意

如上所示，(51) 和 (52) 通过相应的动词性宾语“笑了”和“走动”的情状类型是动作，可以断定名词性宾语“笑脸”和“走动的样子”的情状类型也是动作；同样，(53) 和 (54) 通过相应的动词性宾语“是乞丐”和“没在意”的情状类型是状态，可以断定名词性宾语“乞丐”和“没在意的样子”的情状类型也是状态。因此，用宾语的情状类型来概括“假装”类动词的宾语的真值还是可行的。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当“假装”类动词的宾语的情状类型为动作时，该宾语的真值为真；当其宾语的情状类型为状态时，该宾语的真值为假。这就是“假装”类动词的宾语真假分化的语法条件。可见，这样的语法条件涵盖面比较广，既适合“假装”类动词的宾语是动词性成分的情形，也适合“假装”类动词的宾语是名词性成分的情形。可以把上面讨论的结果列成如下的表格（表格二）：

宾语的情状类型 宾语的结构类型	动作性	状态性
动词短语	真	假
名词性短语	真	假

表格二：“假装”类动词叙实性分化的句法语义条件

3. “假装”类动词宾语真假分化的动因解释

我们已经基本摸清了“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何时为真何时为假的条件，尽管这样，大家更关心的问题可能还是：“假装”类动词是不是反叙实动词？如果是，那么它“反”在何处？即“假装”类动词“假”在何处？

3.1 “假装”类动词的概念结构和语义表达

对于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可以从“假装”的词义上隐约地找到一些线索。《现代汉语词典》对“假装”的解释为：

假装：故意做出某种动作或姿态来掩盖真相。

从“假装”的词义上看来，它的概念结构（conceptual structure）是比较复杂的，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 (I) 假装行为：主体做了某个动作或姿态，即做了一个假动作，来造成一种假象；
- (II) 故意为之：主体的假装行为是有意识的，是故意这样做，即行为的“有意性”；
- (III) 意在欺骗：主体通过假装的行为来掩饰某种真相，从而实现欺骗对方的意图。

为了更加清晰地解释“假装”类动词“假”在何处的问题，我们打算对这几个方面做出仔细的分析。首先我们来看“假装”行为的“有意性”。例如：

- (55) 马海西在巷子的附近找了一爿茶馆店，假装喝茶，注视着巷子口。
- (56) 我的主意来了，把喷壶灌满水，装作浇花。
- (57) 它一面装作与这只公驼鸟亲昵，一面斜着眼睛观察海格托尔的表情。
- (58) 他装作走动的样子，轻轻到了窗外，听见里面女人的哭声嗡嗡的，像是电影。

(55) - (58) 中宾语小句的谓语核心动词“喝茶”、“浇花”、“走动”和“亲昵”，都具有[+自主]的语义特征；表示主体对这些动词所指谓的动作行为可以有意识地操控，即既可以自觉地做，也可以自觉地不做。但是，在当下语境中，主体做这种行为的真正意图是在误导和欺骗对方，偏离这些行为通常的前因后果。比如，人可以自觉地喝茶，也可以自觉地不喝茶；并且，通常在口渴时为了解渴才喝茶，口不渴时不需要喝茶。但是，主体为了误导和欺骗对方，掩盖（不让对方觉察）其“注视着巷子口”这样的真相；他虽然不是因为口渴，还是做出了“喝茶”这种动作，至少是做出了让人以为他在喝茶的某种姿态。

由于(55) - (58) 的宾语小句的谓语核心都是自主动词，所以，这类“假装”行为的“有意性”很容易理解。但是，在真实文本语料中，还有用非自主动词表达假动作的情形。例如：

- (59) 只好假装咳嗽，表示为水烟的烟子呛着了，借以暗示七姑奶奶可以歇手了。
- (60) 他偷偷溜进化学药品室，见着药瓶，有了想法，假装摔倒。
- (61) 于是一面下床，一面假装打鼾。
- (62) 他假装着啼哭，显出十分胆小的样子。

(59) — (62) 中宾语小句的谓语核心动词“咳嗽”、“摔倒”、“打鼾”和“啼哭”，都具有[-自主]的语义特征；表示这些动词所指谓的动作行为是主体无意中、不由自主地发生的；而不是主体有意识地自觉发出的。比如，咳嗽是人的一种下意识的保护性反射行为，当喉部或气管的黏膜受到刺激时迅速吸气，随即强烈地呼气（借以清除呼吸道中的异物或分泌物）；最后造成声带剧烈振动，并且发出响声。这些动词本身的非自主语义，跟假装行为的“有意性”不仅并不冲突，而且可以凸显假装行为的有意性：本来是下意识的无意行为都可以去有意而为之，从而达到掩盖真相，欺骗、迷惑对方的目的。比如，(59) 中的主体本来可以不咳嗽，但为了欺骗、迷惑对方就故意装出被水烟的烟子呛着那样地“咳嗽”，从而“暗示七姑奶奶可以歇手了”。

讨论到这里，似乎还是不能解释“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为什么存在真假分化这一问题。但是，有了上面的关于动词“假装”的概念结构作为基础，我们离揭开真相又近了一步。为了更清晰地说明问题，我们打算引入社会符号学的分析视角。

3.2 假装行为的社会符号学分析

从社会符号学的角度看，人的许多行为并不单纯是一种生理或物理行为；同时还是一种指向他人的社会符号（social signs）行为，能够引起相关的有机体对它作出习惯性解释（interpretation），或者在当下语境中作出其他临时性解释。这样，社会行为就是社会符号，或者说是行为符号（behavior signs）；它们跟一般的符号一样，也具有能指（signifier）跟所指（signified）两个方面。例如，送玫瑰花这种社会行为可以看做是一个社会符号，其能指是送玫瑰花这种动作，所指（人们的习惯性解释）是“向对方表达爱意”。除了这种规约性所指（conventional signified），在某个当下语境中，送玫瑰花这种社会行为可以另有所指（送玫瑰花者的企图、目的等）；比如，约翰通过送玫瑰花给同学玛丽，来接近身居要职的玛丽之父。如果用这种视角来分析“假装”类动词所指谓的假装行为，我们可以说假装行为的能指是主体故意作出的某种动作或姿态，这种动作或姿态在每个假装行为中都必然是真实发生的（简称为：假动作，真发生）；这种行为既有规约性所指，又有特定语境中的当下所指(signified in current situation)。并且，主体通常是利用行为与其习惯性所指的规约性解释关系，来有意掩盖其当下所指（真实的意图、目的），误导和欺骗对手还按照原来的常规所指去理解这一行为（简称为：隐真意，造假象）。正是这种假装行为（假动作）跟当下所指（真意图）的扭曲关系和偏离常规，让人产生了“假”的感觉；并且，假装行为的当下所指跟常规所指差距越远，那么这个行为就显得越假。例如：

(63) 马海西在巷子的附近找了一爿茶馆店，假装喝茶，注视着巷子口。

(64) 为了不使眼泪流下来，我别过头去，假装哈哈大笑了几声。

(63) 中的“假装”行为的能指是“喝茶”这种动作或姿态，其常规所指是“口渴”等实际的生理需求；但是，其当下所指却是便于不让人察觉他“注视着巷子口”这种意图；(64) 中的“假装”行为的能指是“哈哈大笑”这种动作或姿态，其常规所指是“高兴”等积极性心理和情绪，但是其当下所指却是“为了不使眼泪流下来”这种意图。由此可见，正是由于假装行为的当下所指跟常规所指在主体的蓄意误导下发生了偏离，而（他希望）对方还按照原来的常规所指去理解这一行为，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假”。

有了上面的分析，我们就可以解释“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真假分化的原因了。原来，每一个“假装”行为既包含主体作出的动作或姿态作为能指，又包含该能指的常规所指（主体误导对方相信的假象）；同时，还包含该能指的当下所指（主体刻意隐瞒和掩盖的真相）。在实际的语言交际中，说话人可以表达的需要，对“假装”行为的能指、常规所指或当下所指，进行有选择、有侧重的编码；这直接造成了“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表面上看起来或真或

假的诡异局面。

3.3 假装行为的选择性语言编码及其句法语义后果

通过对 CCL 语料库的调查，我们发现：说话人对“假装”行为的能指、常规所指和当下所指三个符号要素，通常采用分析性和综合性两种不同的编码方式。前者是在宾语小句中只对能指或常规所指进行编码，再在其他句法成分或小句中对当下所指和其他要素进行编码；后者是在宾语小句中，对能指、常规所指同时进行编码，对当下所指则不予编码。下面，分别例示现代汉语对“假装”行为的几种呈现方式：

①采用分析性编码形式，在“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中，只对假装行为的能指（假动作）进行编码；有时会在前面的状语小句或后续小句中，对常规所指和/或当下所指也进行编码。例如：

(65) 我的主意来了，把喷壶灌满水，装作浇花。

(66) 他假装着啼哭，显出十分胆小的样子。

(67) 马海西在巷子的附近找了一爿茶馆店，假装喝茶，注视着巷子口。

(68) 为了不使眼泪流下来，我别过头去，假装哈哈大笑了几声。

(65) - (68) 中，“假装”的宾语小句都只对假装行为的能指（“浇花、啼哭、喝茶、大笑”等假动作）进行编码；从真值上看，这些宾语所陈述的事件一定为真（即这些假动作真的发生了）。(66) 在后续小句中，对啼哭行为的常规所指（“显出十分胆小的样子”等假象）进行了编码；(67) 和 (68) 在前面的状语小句或后续小句中，对喝茶、大笑行为的当下所指（“注视着巷子口、为了不使眼泪流下来”等意图或真相）进行了编码。可见，提供假装行为的所指（不管是常规所指，还是当下所指）的语句，比不提供所指的语句更加容易理解；并且，提供当下所指的语句，比提供常规所指的语句更加容易理解。

这样看来，人们认为“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一定为真的句子；其实，都是在宾语小句中只对假装行为的能指（假动作）进行编码的句子。并且，这种假装行为的能指是一种真的发生了的假动作；因而通常是由动作性动词/名词来表达的。这就是上文所谓的“假动作，真发生”。

②采用分析性编码形式，在“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中，只对假装行为的常规所指进行编码；这种语句往往会在后续小句中，对假装行为的能指（假动作）进行编码。例如：

(69) 在晋武帝举行宴会的时候，大臣卫瓘假装酒醉，倒在晋武帝的御座面前。

(70) 晋武帝马上懂得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是假装听不懂，说：“你在胡说些什么，准是喝醉了吧。”

(71) 他假装发了精神病，成天胡言乱语，有时候还躺在地上，几天不起来。

(72) 张巡一听，肺都气炸了。但是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答应明天跟大伙一起商量。

(69) - (72) 中，“假装”的宾语小句都只对假装行为的常规所指（“酒醉、听不懂、发了精神病、若无其事”等假象）进行了编码。从真值上看，这些宾语所陈述的状态一定为假（这些状态本来就是伪装出来，用以迷惑对手的）。在后续小句中，再对表示这些常规所指的能指（“倒在……、说：……、成天胡言乱语……、答应……”等假动作）进行编码，从而交代这些假动作到底是什么。

这样看来，人们认为“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一定为假的句子；其实，都是在宾语小句中只对假装行为的常规所指（假象）进行编码的句子。并且，这种假装行为的常规所指是一种假象；作为一种假象，它不仅不反映事物的本质，而且还刻意明示某种虚假的属性或态势。

因此，假装行为的常规所指（假象）通常是由状态性动词/名词来表达的。这就是上文所谓的“隐真意，造假象”。

③采用综合性编码形式，在“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中，同时对假装行为的能指和常规所指进行编码；对假装行为的当下所指，则不予编码。例如：

(73) 他假装跳河自杀。

(74) 她只好假装失足落马，才得英雄一拦。

(75) 翟让抵挡了一阵，假装败退。

(73) 把假动作跳河和它的常规所指自杀，用连动式编码为“假装”的宾语小句；(74) 假动作落马和它的常规所指失足，用连动式编码为“假装”的宾语小句；(75) 把假动作（撤）退和它的常规所指（失）败，用状中式短语，编码为“假装”的宾语小句。

凭直觉，我们可以断定：这种“假装”类动词的综合性宾语（假动作+常规所指）一定为假。可以用后续否定式，来测试和证实：

(73') 他假装跳河自杀。其实，他并不是真的跳河自杀，而是金蝉脱壳。

(74') 她只好假装失足落马。其实，她并不是真的失足落马，而是有意为之；其目的只是为了得到英雄一拦。

(75') 翟让抵挡了一阵，假装败退。其实，他并不是真的败退，而是为了诱敌深入。

那么，一定为真的假动作和一定为假的常规所指综合起来以后，为什么就一定是假的呢？原来，这种综合性宾语的组合性真值是假动作的真值（真）和常规所指的真值（假）的合取（conjunction）。根据逻辑上的合取规则，只有当各个合取枝都为真时，合取式才为真。而综合性宾语中的常规所指为假，因此整个宾语必然为假。

这样，我们通过离析假装行为的能指（假动作）和常规所指（假象）等符号要素，对“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真假分别给出了一个较为统一的解释。并且，从能指（假动作）和常规所指（假象）的概念性质及其语言表达的角度，解释了这两种概念要素编码为“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时，在情状类型上的差别（动作 vs. 状态）。可以用下面的表格予以展示（表格三）：

符号要素的类型	宾语的情状类型	宾语小句的真值
能指（假动作）	动作性	真（真发生）
常规所指（假象）	状态性	假（造假象）

表格三：“假装”类动词宾语小句的类型跟语义和真值的对应关系

4. “假装”类动词宾语真假的复杂表现和频率偏向

上文讨论了“假装”类动词宾语真假的语法条件，并且从概念结构和社会符号学的角度进行了解释。下面，我们从真实语境和文本语料来看“假装”类动词宾语真假的复杂表现和频率分布，并且对比分析英语中相应的动词“pretend”的有关情况。

4.1 汉语“假装”类动词宾语真假的复杂表现和频率偏向

在汉语中，“假装”类动词的宾语为真与为假的出现频率是很不对称的。在我们考察的1500个例句中（1000个“假装”作谓语核心的句子，500个“装作”作谓语核心的句子），其宾语为真的例句不足30个，约占总数的2%；剩下的都是宾语小句为假的例句，约占总数的98%。出现这种频率偏向的原因，可能是：说话人还是愿意让反叙实动词的语义功能尽可能一致，方便人们默认其宾语的真值都为假。从这一目的出发，那么选择假装行为的常规所指

(假象)来编码,比选择假装行为的能指(假动作)来编码更加有效;也便于说明假装行为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假象,有利于提高的交际效率。

另外,上文多次强调“假装”类动词的动作性宾语为真,状态性宾语为假。但是,在实际的语言交际中,情况比我们归纳出来的这种规律要复杂得多。比如,本文第二作者2015年7月15日在上海地铁上,听一个老奶奶呵斥她7、8岁大的小孙子,批评他不该添扶手的钢管。聪明的小孙子却说:

(76) 我假装舔,其实没有舔。

初听起来,这里的动作宾语“舔”好像是假的,后续小句证明了这一点。这似乎一下子颠覆了我们上面所总结的规律:“假装”类动词的动作性宾语为真。

其实不然。从理论上讲,(76)的真实情境有两种可能性:(I)小孙子在撒谎。他明明做了添扶手的钢管这种动作,却抵赖说他没有做那个动作。这不仅不能动摇“假装”类动词的动作性宾语为真这一结论,而且还从反面(撒谎和抵赖这种言语行为的言语产品的真值为假)证实了这一结论;(II)小孙子没有撒谎。他伸出舌头并且接近扶手的钢管,做出了在别人看来是舔的动作,但是没有真正去舔。也就是说,他做了舔的姿态,但是并没有真的让舌头接触钢管。这就像许多人假装喝酒那样:端起酒杯,用嘴唇接触酒液,但是并不真的吸入嘴中。他尽管没有完全地实施添钢管这一动作的全部过程,但是已经部分地实现了。因此,这种情况也不能否定“假装”类动词的动作性宾语为真这一结论。

假装行为再加上撒谎和抵赖,大大地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上面例(76)这两种情况纠缠在一起,套用《红楼梦》中的一句话,那就是:“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实在让人真假难辨。在这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中,伪装者的骗人伎俩与被骗者的警惕性与怀疑心此消彼长、互相较量、互相促进,共同提高了双方的社会性智力水平。

4.2 英语动词“pretend”宾语的情状类型与真假分别

上文基于假装行为的概念结构,来解释汉语“假装”类动词宾语真假分化的语法条件。如果这种分析是合理的,那么这种条件(动作宾语为真,状态宾语为假)应该适用于英语中相应的动词。为了检验这一点,我们调查了英语动词“pretend”的宾语真假的情况。特别是想看汉语“假装”类动词宾语真假的语法条件是否适用于英语动词“pretend”。

为了简单,我们首先分析了《新英汉词典》上所举“pretend”的例子。结果发现,“pretend”的宾语都是表示状态的;并且,这些宾语的真值都为假。例如:

(77) **pretend** innocence / sickness (假装无辜/有病 ⇒ 其实有罪/无病)

(78) **pretend** to know (装懂 ⇒ 其实不懂)

(79) **pretend** to be asleep (装睡 ⇒ ?其实没睡;

案:可以翻译为:假装睡着了 ⇒ 其实没睡着)

(80) **pretend** (that) he didn't mind. (他假装无所谓 ⇒ 其实他很在乎呢)

(81) boys **pretending** that they are old men (装扮为老人的男孩们 ⇒ 其实这些男孩不是老人)

辞书上的举例,难免有片面性和偶然性。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动词“pretend”的实际使用情况,我们分析了从英国国家语料库(British National Corpus, BNC)中检索到的90个“pretend”作谓语核心(带宾语)的例子。结果发现,只有6例宾语的情状类型是动作,约占6.67%;并且,这些宾语的真值为真。例如:

(82) Gina was downstairs, **pretending** to write.

(83) I **pretended** to take a stone out of my shoe.

(84) He went behind the settee and **pretended** to go to sleep.

(85) She might **pretend** to listen but she wouldn't hear.

(82) 的“假装写字”意味着写了，尽管 Gina 本来可能是不必要做出写字这种动作的；

(83) 的“假装从鞋里掏石子”意味着做了掏的动作，尽管可能鞋子里并没有石子；(84) 的“假装去睡觉”意味着去睡觉了，尽管本来可能不需要这样做；(85) 的“假装听”意味着做了听的动作，尽管可能并没有听到什么。

跟汉语相似，大多数“pretend”的宾语的情状类型是状态；并且，这些宾语的真值为假。例如：

(86) But why do they **pretend** to be brother and sister?

(87) The man next to him there used to **pretend** to be in pain and put the nurse's hand on it.

(88) It was easy for me to **pretend** to be in love with the Princess.

(89) All I ask you is to **pretend** to believe.

(86) 的“假装是兄弟姐妹”，等于说其实不是兄弟姐妹；(87) 的“假装疼痛”，等于说其实并不疼痛，至少没有这么严重；(88) 的“假装爱着王子”，等于说其实并不真的爱着王子；(89) 的“假装相信”，等于说其实并不相信。

可见，英语动词“prevent”宾语真假的语法条件跟汉语一样，也是动作宾语为真，状态宾语为假。

4.3 英语“**pretend**”句的否定表达形式

上文§1.2 说汉语反叙实动词对否定有相当的排斥性。我们发现，英语动词“pretend”对否定也有一定的排斥性；但是，没有汉语那么严重。在我们调查的 90 个“pretend”例子中，有 18 例是否定形式；约占 20%，比汉语的 7.42% 高得多。其中，动词“pretend”之前有否定词语的 9 例，之后有否定词语的 7 例，前后都有否定词语的 2 例。例如：

(90) Nobody **pretended** that it was other than a one-way process.

(91) I can't **pretend** to be, and you know it, so what do you want?

(92) She did not **pretend** to understand such depth of feeling.

(93) Nor does it **pretend** to provide a detailed and exhaustive analysis of the condition of Britain's pubs.

(94) I **pretended** not to notice her look of astonishment and got on with my shining.

(95) While it is usually difficult to hide the evidence that an accident has occurred, with an incident it can be only too easy in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cases to **pretend** that nothing very extraordinary has happened.

(96) Yes...but I cannot **pretend** that it isn't a family disaster.

(97) There are many things that we are certain of and, although it might be useful to try to doubt these certainties, we should not **pretend** to doubt what we do not doubt in our hearts.

(90) 通过否定主语的形式来表示“没人假装”的意思，(91) 通过否定助动词的形式来表示“无法（不能）假装”的意思，(92) 通过直接否定动词的形式来表示“没有假装”的意思，(93) 通过否定连词的形式来表示“没有假装”的意思；(94) 通过否定宾语中不定动词的形式来表示“假装没注意”的意思，(95) 通过否定宾语从句中主语的形式来表示“假装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的意思；(96) 通过既否定动词前的助动词，又否定宾语从句中联系动词的形式，来表示“不能假装这不是家庭之大不幸”的意思；(97) 通过既否定动词前的助动词，又否定宾语从句中动词的宾语从句中的动词的形式，来表示“不能假装怀疑我们心中并不怀疑的东西”的意思。

总的来说，在英语中，反叙实动词也比较排斥否定，尤其是多重否定。因为否定层次叠加过多，会导致句子理解难度增大。比如，例(97)里面虽然所用的词语都很简单，

但是因为双重的显性否定、再加上双重的隐性否定（doubt ≈ be not sure）；如果不读几遍，那么一下子还真看不明白。

5. 结论：走向社会符号学分析

本文主要解决“假装”类动词的叙实性分化（宾语或真或假）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先讨论了现代汉语中反叙实动词所共有的句法语义特征，接着分析了“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何时为真何时为假的语法条件；我们发现：当“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的情状类型为动作时，该宾语小句为真；当其宾语小句的情状类型为状态时，该宾语小句为假。然后我们又从“假装”类动词的概念结构出发，引入社会符号学的视角，探讨的宾语小句真假分化的基因。我们通过离析假装行为的能指（假动作）和常规所指（假象）等符号要素，对“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真假分别给出了一个较为统一的解释：假装行为的能指是一种真的发生了的假动作，通常是由动作性动词/名词来表达的；假装行为的常规所指是一种刻意明示某种虚假的属性或态势的假象，通常是由状态性动词/名词来表达的。在具体的语言表达中，人们既可以在“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中，只对假装行为的能指（假动作）进行编码，于是这种动作性宾语为真；人们也可以在“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中，只对假装行为的常规所指（假象）进行编码，于是这种状态性宾语为假；人们还可以在“假装”类动词的宾语小句中，同时对假装行为的能指（假动作）和常规所指（假象）进行编码，在合取规则的作用下，这种复合性宾语为假。

“假装”类动词是对概念化的假装行为的词汇实现。由于假装行为是一种指向他人（做给别人看）的社会行为，具有社会行为符号的特征；因而引入社会符号学视角来分析“假装”类动词的语义特点，特别是其宾语真值的分别，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可以说，假装行为是一种人类和动物界普遍存在的适应性生存行为；并且，这是一种以他人（动物）为指向的社会行为。众所周知，在动物界有很多动物都存在“装死”这一行为，以此来逃避天敌的追捕或借此来猎取食物。比如，负鼠被敌害袭击时，会立即躺倒在地装死，等来犯者误认为它真的死了，扫兴离去之后，它又恢复正常。此外，棘胸蛙、野鸭、鳄蜥、猞猁、穿山甲、狐狸、猪鼻蛇等都有“装死”行为。

人类也同样有许多著名的、甚至是影响历史进程或文明方向的假装事件。比如，春秋时，公子小白假装中箭倒地而死，骗过了他的哥哥公子纠，从而在王位争夺战中取胜，后来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孙膑装疯骗过庞涓，从而保命；刘备假装害怕迅雷来掩饰内心那的恐惧，借此来逃避曹操的试探；希腊人假装败退，把装着士兵的木马留在特洛伊城，从而攻占了特洛伊。这样的例子在人类历史中举不胜举。不管怎样，有一点倒是明确的：自己擅长假装并且善于识破别人假装的个体，比其他人有更多的生存机会。

为了求得生存的机会或者生活得更好，假装成为一种常见的社会性行为。当这种社会行为多次出现、反复上演，就会固定下来，形成常规老套；沉淀到人们的认知中去，成为一种理想的认知模型（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 ICM），并且词汇化为词语或构式。比如，汉语中存在很多包含“假、伪、佯、装”的词语，如“假扮、假唱、假充、假冒、假撇清、假死、假造、伪善、伪造、伪证、伪作、佯动、佯攻、佯狂、装疯卖傻、装酷、装逼、装聋作哑、装模作样、装腔作势、装傻充愣、装神弄鬼、装蒜、（猪鼻子里插大蒜——）装象、（老黄瓜刷青漆——）装嫩、诈死、诈降”。人们用词汇化的方式把这些假装行为固定下来，更加说明了假装行为在社会生活中的惯常性。